

胡塞尔的“边缘域”概念及其当代价值

高剑平¹, 魏一帆²

(1. 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6;

2. 华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 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 “边缘域”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从现象学角度夯实了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基础, 诠释了事物作为纯然的显现是如何存在的。事物的显现由于“边缘域”的存在而使主体建立起“显性-隐性”之间的关系范畴。这就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了认识的发生过程。“边缘域”的本质特性为“在场性”。“边缘域”的内涵为“实显性”与“潜在性”, “边缘域”的外延则是“交互性”。“边缘域”之“在场性”通过“实显性”“潜在性”“交互性”来显现认识的生成。这种认识方式揭示了当代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内在机理。“边缘域”的当代价值与人工智能有着紧密的关联, 挖掘“边缘域”概念的哲学意蕴, 可以为当今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提供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

关键词: 胡塞尔; 边缘域; 在场性; 实显性; 潜在性;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B516.52

“边缘域”的本质既有客观性的一面,又有主观性的一面。它的这种本质就是指它的“在场”,即“在场性”。

胡塞尔在《观念 1》中对“边缘域”做了一个形象的说明,他指出:“在任何时刻所与者往往被一未定的可规定性光晕(Hof von unbestimmter Bestimmbarkeit)围绕,后者以特定方式在区分诸表象系列时使其‘展开式地’靠近;最初也许还在晦暗之中,之后又在所与性范围内,直到所意物进入完全所与性的鲜亮照明圈内。”^{[1](198)}这说明胡塞尔将“边缘域”理解为事物的“背景”,事物的自身显现的周遭存在“背景之晕”,这种“光晕(hof)”以合乎自然的方式伴随着作为“对象-事物”的显现而显现。因此,事物的“背景”具有自由性,它未被规定,而是依赖着时间进程与事物自身的显现被逐渐把握。胡塞尔强调:“一切未知之物都是已知之物的边缘域。”^{[1](188)}

“边缘域”作为“背景”就会存在与“中心”或者焦点的界定。但是“边缘域”在胡塞尔这里始终是“非中心化”的存在,无论它如何对事物产生视觉上的变化,甚至改变事物显现时的空间与时间,“边缘域”都是作为事物

地得到现象学的衬托。这是“边缘域”的第二层意义。最后,“边缘域”是空间范围,它自身不存在生成的过程,因为在事物显现的瞬间,“边缘域”就作为“内在超越性”同时给予主体了。因此,不存在脱离事物的纯粹“边缘域”,也不存在脱离“边缘域”的纯粹事物。这是“边缘域”的第三层意义。从时间上看,是同时性,是瞬间给予的行为,而不是相继的序列;从空间上看,是事物与其“背景”共存而不是相互代替,它们是并存关系、交互关系。

当“边缘域”以“在场性”作为对象客观存在的空间范围显现时,具有“显性”“隐性”“交互性”这三种属性,前两种与胡塞尔的“内在性”和“超越性”相呼应,即“边缘域”显现的样态和未显现的样态^⑤。当“边缘域”的内涵显现为“内在性”时,即为“实显性”;当“边缘域”的内涵显现为“超越性”时,即为“潜在性”。而“边缘域”的外延则是“交互性”。“交互性”保障着“实显性”与“潜在性”,并与之共同构成“在场性”。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实际上不能作为存在者通达,所以存在就由有关存在者在存在者层次上的规定性亦即属性来加以表达了”^[4](135)]。

“深度”的变化;从时间上看,在事物自身的显现活动完成的瞬间,“事物背景”随后显现出自身,这是认识的深化。

胡塞尔以“现象学之空间消除”的思想实验来说明事物与“事物背景”的空间关系。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场景:在墙上的一幅画的前方摆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置一个盒子。从桌子侧面的角度观看,桌子与墙上的画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但从正面观看,桌子及桌子上的盒子与墙上的画是重合在一个平面内的,它们之间的空间纵深已经不存在了。在正面观看的条件下,当我将手指放在盒子的边缘上时,却与墙上的画发生了空间的同一。届时,我看见在二维平面的空间内却同时存在着立体的三维事物集中在一个二维平面中的显现。这种现象直观上显现的是手指一端与盒子的边缘接触,另一端却与墙上的画有了接触,以现象学的方式来理解,事物的空间关系已经失去了意义。因此,“透视性”必然是一个空间与时间逐渐显现的关联过程。换一个角度,则是一个空间与时间逐渐消逝的过程。

“边缘域”在这个阶段类似前意识,它是海平面自身,是进入光亮区域的大门。“边缘域”首先以潜意识或者未知之物的方式开始某种上升,这种趋势逐渐突破海平面,开始进入光亮之内。由此,“边缘域”在第二阶段显现的内涵是“透视性”

但未被抽出, 未因其本身之故被设定。每一物的知觉都以此方式有一背景直观的晕圈……特别是‘关于’一切事实上存在于其一同被看的客观‘背景’中的意识。”^{[1](120)}“光晕存在”不是别的, 是事物“背景”的存在, 它等同于事物“背景”的实体性^⑥。它的存在构成事物显现时的背景, 虽然这种背景不会被首先注意到, 但是脱离了背景的事物是无法被认识的。因此, “边缘域”在第一阶段内的“潜在性”内涵为“光晕存在”。

胡塞尔描述这个阶段的事态为: “被确定之物一部分混杂着不确定现实的一种阴晦地被意识到的视域, 一部分则被这个视域所包围。……确定性之物(Das Bestimmende)首先是阴晦的, 尔后活跃起来的当下化过程之中掏出了某些东西……阴晦的非规定性的空泛的雾连同直观的可能性或权能性凝聚为云……不确定的‘环境’是无限的, 就是说, 充满了雾的, 永远无法完全确定的视域必定是在此存在的。”^[9]在这个阶段内, 与海德格尔讲的“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相似, “存在者”自身的“存在”就不再为“存在者”自身而只能是“存在”本身。

</

构成主体对事物“背景”的不同阶段的认知,前两个阶段对事物“背景”的潜在性的“认识块片”就与最后阶段的认知共同组成主体对“边缘域”的“潜在性”的总体把握。

胡塞尔描述这个阶段的事态为:“对象的任何个别视角本身都指向一种连续性……指向可能的新感知的各个连续统(Kontinuum)……同一个对象将会不断地崭露新的面,被感知物存在于其显现方式之中,在每一个感知瞬间,它本质上是一个指明(Verweisen)系统。……被感知物似乎在向我召唤:这里还有进一步可看的,将我转一圈,同时用目光遍历我,走近我,打开我,剖析我,一再地打量我,并全面地翻转我。”^{[10](17)}

胡塞尔将“指明系统”描述为全面的、立体的感知模式。他认为:“每一感知都隐含地(implicite)带有一个完整的感知系统,每一个在感知中出现的显现都带有一个完整的显现系统,亦即出于意向的内视域和外视域的形式中。”^{[10](24)}这说明“边缘域”的自身显现与自身被把握具有一个完整的系统。也就是说,当“边缘域”显现时,它自身具有的“实显性”与“潜在性”就先天性地包含在其中了。“边缘域”的存在,正如海德

留领域,也可能不断下沉到沉淀物(Sedimentierten)领域,最后甚至可能完全浸没在完全黑暗的背景中,成为‘无意识(das Unbewußten)’。”^[12]滞留与前摄本身就是空的意向,因为滞留是刚才的现在,又是“更远的刚才”的前摄。前摄,是滞留构造着的当下,又是“过去的现在”。

因此,滞留与前摄的充实行为是基于当下才具有的“活生生”的体验。“现在(或者原体现)是两种‘当下化的’行为的界限点,是滞留与前摄的界限点,因此,就像把握自我在感知意识中就在其中存在,它也不断地具有敞开的将来视域,具有可能的现时期待的视域。”^[13]比如,当只是想着或回忆着我的铅笔时,这是一个作为主体之意向对象性而被构造出来的空乏意向。而实际看见铅笔的行为,则是一种对空的意向的充实(Erfüllung)行为。换言之,是在对构造出来的空的意向物进行填充。胡塞尔认为:“图像表象显然具有一种特殊性,即:每当它的充实得以可能,它的显现为‘图像’的对象便通过相似性而被认同为在充实行为中给予的对象。……在这里,相似之物通过

是事物自身在展示出其自身价值的同时,“边缘域”的作用才会伴随着事物得到应有的展示。“在自然态度下,人们默认世界的存在,并且默认无论经验怎样扩展,都属于我们既有的世界视域。”^[18]所以,“边缘域”从思想方式上启示人类,关于世界、科学技术和人自身等哲学问题需要思考得更远。“背景”不是目的,“背景”中事物的显现才是真正的目的。

最后,“边缘域”为当今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提供了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比如当下热门的ChatGPT,它本质上是人工智能,是科学技术创造的器物,它展现出的模拟人与人“面对面”的沟通模式超越了以往人工智能算法的局限,也确实做到了场景还原和真实性的突破。至少从现象学方法上看,“边缘域”的作用就说明了人工智能系统是要依附于对象“背景”的。它在进行模拟沟通、模拟语言模式的创造以及形成一套刚性规则的过程中,“以一种真正的对异己意识的把握为基础或前提才能得以可能”^[19]。ChatGPT必然要创造出一个能够进行“自我筛选”的“环境”。比如,A的语言为汉语,B的语言为英语,C的语言为德语等,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中国人对中国人讲话”“英国人对英国人讲话”“德国人对德国人讲话”的匹配模式,或者说主体与其语言、国家和整体环境的匹配模式,是因为ChatGPT已经事先在智能系统所创造的“语言环境”中进行了处理。

立与世界、他者和自我之间的有机联系, 这本身就展示出了人工智能与现象学, 尤其是与“边缘域”相关。“边缘域”作为认识背景、语言背景以及存在事物的背景, 正是人工智能与世界和人自身建立诸多联系的“范围”, 因此, 现象学在当下的时代意义在于为人工智能提供坚实的理论根基。

注释:

- ① 另一种解释为:“意向性”可理解为“意向行为”,“意向相关项”可理解为“意向对象”。
- ② “映射(Abschattung)”是指主体感知的过程由诸多现象“块片”逐渐汇聚成为“对象”的事态,“对象”对于主体来讲是“内在性地超越”,但主体之所以能够准确地“切中”认识的事物,是因为是在基于“映射”的条件下进行的。简言之,“映射”是构造“对象存在”的事态。
- ③ 现象学时间的理论基础是胡塞尔在《贝尔瑙时间意识手稿》中指出的,即“时间及其对象不流逝,它们存在,并且这个存在是刚性的。时间流不是时间的河流,而是时间及其对象的被给予性方式的河流”。参见胡塞尔:《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191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M]. Haag: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50: 263.

的疑难[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9(2):
30-37.

[21] 彭洋. 形式化时间的困境——论胡塞尔时间现象学中

Husserl's concept of "Horizont"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GAO Jianping¹, WEI Yifan²

- (1.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2.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Horizont"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which consolidates the rational found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things from 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explains how things exist as pure manifestations of nature. The manifestation of things is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Horizont", which enables the